

卷二十九

何建明文集

文章情事



何建明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何建明文集

卷二十九

文章情事

何建明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章情事 / 何建明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8.3

(何建明文集; 29)

ISBN 978-7-5104-6370-9

I. ①文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98939 号

文章情事

作 者: 何建明

特邀丛书编辑: 韩小群

责任编辑: 贾瑞娜

责任校对: 宣 慧

责任印制: 王宝根 苏爱玲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nwpcd@sina.com

印 刷: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340 千字 印 张: 22.25

版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6370-9

定 价: 58.00 元

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1978年——中国改革开放启幕

1978年——我的文学生涯开始

庆幸，我的命运与时代、与祖国同行。还有一份安慰：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，有人可以从我的文字里触摸到中国今天的脉搏是如何跳动的……

汪建明

重要创作历程及个人成就

- 1978年 创作第一篇中篇散文《湘西探险记》
- 1980年 发表第一篇报告文学《腾飞吧，苍龙》
- 1982年 创作第一部军事题材小说《第二道战壕》
- 1986年 出版第一部报告文学作品集《缉私大王》
- 1988年 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《东方毒蛇》
- 1989年 由同名作品改编的电影剧本《西行囚车》被搬上银幕，此片获珠江电影制片厂优秀故事片奖
- 1990年 第一次获中华宝石文学奖
- 1993年 任文学杂志《新生界》主编
- 1993年 发表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《野性的黑潮》
- 1994年 第一次成为《青年文学》封面人物
- 1995年 《共和国告急》出版，此后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
- 1995年 《科学大师的名利场》发表
- 1998年 《落泪是金》发表，此后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、第一届徐迟报告文学奖、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
- 2000年 《中国高考报告》出版，此后获第一届正泰杯全国报告文学奖
- 2001年 《中国高考报告》被日本、澳大利亚翻译出版
- 2002年 《根本利益》发表，此后获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特等奖、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、第二届正泰杯全国报告文学奖，入选中宣部推荐的党的十五大献礼书目
- 2002年 《国家行动：三峡大移民》出版，此后获中宣部第九届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入选中宣部推荐的党的十六大献礼书目

- 2003年 《北京保卫战》发表，获《文汇报》优秀作品奖
- 2003年 完成电影剧本《廊桥悠悠》创作（此为与谢晋导演合作项目）
- 2004年 由《根本利益》改编的电影《信天游》上映
- 2004年 《永远的红树林》发表，此后获第四届正泰杯全国报告文学奖
- 2005年 《李宛若：从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市长》出版，并被美国翻译出版
- 2005年 获国务院授予的“全国劳动模范”称号
- 2005年 任《中国作家》杂志主编
- 2006年 《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》出版
- 2007年 散文《父亲的体温》入选中学课本及教辅资料
- 2007年 《部长与国家》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、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荣誉奖
- 2008年 《生命第一——5·12大地震现场纪实》出版，此后获第二届“中华优秀出版物”奖、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
- 2008年 任作家出版社社长
- 2008年 荣获“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”称号
- 2008年 根据《国家行动》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央视播出
- 2009年 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，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、管委会主任
- 2009年 《国家行动》电视连续剧获中宣部第十一届“五个一工程”奖
- 2009年 《我的天堂》出版，获中宣部第十一届“五个一工程”奖
- 2009年 《永远的红树林》获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

- 2009年 获中华全国总工会“时代领跑者——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”评选活动提名奖
- 2010年 根据《部长与国家》改编的电视连续剧《奠基者》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，此后获中宣部第十二届“五个一工程”奖
- 2010年 《忠诚与背叛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》出版，此后获中宣部第十二届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，入选“2013年全国青少年推荐阅读的优秀书目”
- 2010年 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至今
- 2011年 《国家——2011·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》出版，后获人民文学奖特等奖，入选“2012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”、中宣部推荐的党的十八大献礼书目
- 2012年 《三牛风波》出版，荣登北京图书大厦畅销书排行榜
- 2012年 任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至今
- 2012年 当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长至今
- 2014年 《南京大屠杀全纪实》出版，此后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、人民文学奖特等奖
- 2015年 获亚洲品牌协会“中国文化品牌新领军人物”荣誉
- 2015年 《真假之间》发表
- 2016年 《爆炸现场》出版，获中国出版集团优秀销售奖，入选“2016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”
- 2017年 《死亡征战》出版，被英国、法国翻译出版
- 2017年 《那山，那水》发表

(截至2017年9月)

目 录

第一篇 亲情与友情

- 父亲的体温冰碎了我的心 / 003
- 母亲，永远的“铁姑娘” / 010
- 王蒙
- 永远的大青年 / 016
- “好婆”杨绛今年 103 岁 / 019
- 谢晋的最后一个遗憾 / 023
- 带着文学人的尊严而走，壮丽！
- 哭送程贤章 / 033
- 劳动人民的孩子不怕劳动 / 038
- 关于作家叶梅 / 046
- 恩师如父 / 049
- 用文学祭奠逝去的灵魂 / 057
- 我们是兄弟
- 为同事杨志广送行 / 062
- 难忘战友情 / 068
- 亲人不哭，而我热泪盈眶…… / 072

第二篇 文学感悟

- 文学在于激情 / 077

爱得彻底，恨得干净！

——关于作家的感想 / 079

我的“文学春节” / 080

刻骨铭心的记忆

——写在《落泪是金》出版十五周年之际 / 085

创作的源泉依靠人民 / 089

感知文学的光芒、热度与精彩

——五年来中国文学风貌扫描 / 091

中海油人的历史性贡献

——关于《破天荒》创作 / 100

人民永驻我心头 / 103

文道独行必大侠 / 106

作家应理直气壮地做时代进步的推动者 / 108

三十年正年轻

——在《文学报》创刊3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/ 112

让我们以文学的名义致敬文学编辑

——在《民族文学》创刊30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 / 115

热贴莫言，不如远离莫言 / 118

作家要把自己修炼成高尚和高贵的人 / 121

第三篇 生活漫步

见得今日“洋苏州” / 127

故乡水韵 / 131

穷人的孩子上大学难 / 135

用心感受多彩生活

——寄语“90后” / 137

重上井冈山 / 139

玉树，你牵着我的心…… / 144

“死亡之海”的生命礼赞 / 147

温州人的成长记忆 / 162

手机阅读的梦想 / 167

佛驻灵山 / 169

陕北安塞“好汉坡” / 171

视别人为弱者其实是弱者的表现

——访蒙古国随感 / 175

普希金为什么不到中国来

——访俄罗斯感悟 / 181

第四篇 评论与序言

石油人的史诗 / 191

关于黄金和黄金人的传奇 / 194

张国领注定是诗人 / 198

令人入迷的故乡吟 / 202

读出哲人的诗情画意 / 205

用文学表达我们对海疆的情感 / 207

谈报告文学创作的难度

——由《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》说开去 / 211

关于你的名字

——《西部神话》序 / 214

《红色圣地上的呼啸声》序 / 223

贵在心境

——《浩然龙年风》跋 / 225

《十三亿人乐了》序 / 229

最接地气的地方和你…… / 232

第五篇 近年心路

- 2014年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一件事…… / 237
- 阿里的特别贡献 / 250
- 春已绝，温暖怎存？ / 257
- 大裁军的祸与福 / 259
- 对逝者说些心里话 / 263
- 美男儿走了，那真叫心痛
——恸祭恩师张锲 / 267
- 那飘香的雪茄送他远行…… / 270
- 那无声的泪水很酸、很酸…… / 272
- 你是樱花？是。
——祭青年女作家田静 / 280
- 年轻时我们这样热爱文学 / 283
- 日本人为何不愿去西点军校？ / 294
- 少了她，中国文学又会怎样？ / 298
- 诗界三年失三大员，哭痛我心…… / 301
- 他改变了很多人的文学基因 / 303
- 晚霞里的回望 / 311
- 我的青春书香往事 / 315
- 我在部队的十个“第一” / 318
- 潇洒走纽约 / 324
- 一片纯粹的雪花消失了……
——泪送青年文学理论家熊元义 / 331
- 永远不老的是青春 / 333

第一篇 亲情与友情

父亲的体温冰碎了我的心

男人之间的爱与恨，莫过于父子之间的情感；父子之间的爱与恨，其实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——钻心刺骨！我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。

在我童年、少年甚至是青年时代，有时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让我恨的人。

第一次恨父亲，是20世纪60年代初正值困难时期的年份。我刚刚懂事，却被饥饿折磨得整天哭闹。有一次，因为食堂的大师傅偷偷给了我一块山芋（北方人常叫它红薯）吃，当干部的父亲见后便狠狠地将我手中的山芋摔在地上，说我是“贪吃囚”。为此他在“三级干部会议”上作了自我检讨。因为年幼，那时我并不懂得父亲绝情的背后是彻底的廉政。

第二次恨父亲，是因为我家宅前有棵枣树，结的果子特别甜。每年枣熟的时候，总有人前来袭击枣树，摘走一颗颗又甜又脆的大红枣，我为此怒火冲天。有一天，邻居的一个比我小一岁的男孩子在偷袭枣树的时候，被我抓到了，我与他大打出手。不料被父亲发现，他竟然不训斥“偷枣”人，而是操起一根很粗的竹竿将我的腿肚子打得铁青，并说：“你比人家大，凭什么跟人家打架？”我无法理解他的逻辑，在心底恨透了父亲。

第三次恨父亲时，我已经二十多岁了，并已在部队扛枪保卫边疆多年。记得那是第一次回家探亲，本来，多年不见，家人很是兴奋和开心。哪知，到了晚上，父亲瓮声瓮气地瞪着眼睛冲我说：“人家比你读书少的人都提干了，你为啥没有？”这、这……

我气极了！本来我对那几个专门靠拍首长马屁的老乡提干就很不通，父亲这么一说简直像针扎在我心尖儿上。

从此，我对父亲的恨根深蒂固了，并发誓要做个有头有脸的人。后来我终于也算混出个人样了，在部队提了干，又成了记者、作家，再后来在京城也常常被人在身份之前冠以“著名”两字。但与父亲的“账”一直没有算清——因为以后每次我回老家探亲时，父亲的脸上总是笑眯眯的，与他年轻时相比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我有点纳闷儿，父亲是变了性格，还是真的老了？但我一直没有细细去想，就在忙碌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……

前年年末的一天，姐姐和妹妹相继打电话来，说父亲肺部长了一个肿块，而且是恶性的。一向对父亲满怀“恨意”的我，那一刻心猛地颤抖起来：怎么可能？！当我火速赶到上海的医院时，父亲见我后眼圈红了一下，但即刻便转为笑呵呵的，扬起他那明显瘦弱的臂膀对我说：“你看我不是还很有劲嘛！哪有啥病！”我尴尬地朝他笑笑，转过头去，不禁泪水纵横……

爸爸啊，你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日子吗？几分钟前医生告诉我，说父亲最多还有半年时间……太残酷了！无法接受的残酷——一个好端端的人，一个才过70岁的人，怎么说没就马上会没呢？

陪床的那10天，是我成人后的30多年里，第一次全天候与父亲在一起。白天除了挂吊瓶就是挂吊瓶，于是，父子之间有了从未有过的漫长的交谈……

为了分散父亲对病情的恐惧，我时不时地提起以往对他的“记仇”。父亲听后常笑得合不上嘴：“你光记得我对你不好的事，就没有记过我对你好的时候？”

“还真没有。”我有意逗他。

“没良心！”父亲笑着冲我说。然后躺在床上长叹起来，仿佛一下回到了他久远的记忆之中——

“……你刚出生那几年，我每年都带着民兵连在几个水利工程上干活，那个时候一干就是十几个钟头，‘大跃进’嘛！干活干死人的事也有，我的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（父亲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仍坚持认为自己的绝症是当年拼命干活受潮引起的）。你小时候几乎天天尿床，记得你当兵前还尿湿过床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，脸红了。

父亲问：“你小时候因为这，挨过我不少打，这你没有记我的仇？”

我摇摇头，说：“这事我一点不怪你，是我理亏。”

父亲摇摇头：“开始你一尿床我就打你，后来知道这也是一种病，就不怎么打你了。不过你尿得也玄乎……”

父子俩对笑起来。如今七尺男儿的我为小时候的毛病羞愧不已。对这事我记忆太深刻了，母亲不知想过多少办法，晚上不让我喝稀的，可我只要一进入梦乡，就总会做那些跟小伙伴们穷玩傻玩的游戏，什么都顾不上。那光景里又急得找地方尿尿，最后一着急，就随便找个地方痛痛快快地尿了——等身子下感觉热乎乎时，便已晚矣：被裤又让我尿了个通湿……

父亲在病榻上侧过头，问：“还记得你尿床后我做啥吗？”

我忙点头：“知道，每回你把我拉到被窝里，用你的体温暖和我……”

父亲又一次长叹：“算你还记得！”

当然记得！我忙说：“爸，还有一次我印象特深。那年你成‘走资派’后，我正好放寒假，我们俩分在一个班次里摇船到上海运污水。半途中，跟上海人打架，我们的船被人家撞破后漏水，结果舱里全湿了，晚上没地方睡，最后是你上岸到地头抱了一捆稻草，让我光着身子贴着你睡的……”

“唉，那个时候也难为你了，才十五六岁，要干一个壮劳力的

活。”父亲扭过头，闭上双目，似乎在责备自己因“走资派”而害了他的儿子。

其实，现在想来也没什么，我记得那一夜自己睡得特别香，因为爸的怀抱真暖和……我沉浸在少年时代那温馨的往事之中。

我转过头向父亲的病榻看去，见他的眼角边正流淌着一串泪水，便不由急叫：“爸，你怎么啦？”

父亲没有张嘴，只是闭目摇头，许久才说：“为啥现在我的身子一点也不热乎了呢？”

“是吗？”我赶忙用手摸摸他的身体，“挺热的，而且发烫呢！”

“不，我冷……”父亲突然很害怕地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于是我只好紧张地顺势身贴身地挨着他……我马上意识到，父亲在恐惧死亡……“没事没事，治两个疗程就大体好了。”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话语来安慰他，只好违心地说着这样的假话。而且之后的几个月内，无论在父亲身边还是在电话里，我都对他说这样的假话。

我注意到，父亲的体温始终是发烫的，烫得厉害——那是可恶病魔在无情而放肆地袭击和摧残着他日益干枯的躯体。

之后的几个月里，我多次从京城返回老家看望被死神一步步拉走的父亲。我注意到父亲的体温依然在上升，有时我甚至感觉他的肌体是一个燃烧的火球——烧得父亲不能着床，如今每每想起他生前那钻心刺骨的疼痛情景，我依旧胆战……

去年国庆前夕，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，开始是每小时吸一次氧，后来根本就不能离氧气了。最后，我和母亲不得不决定再次将他送进医院。这个国庆长假，是我与父亲诀别的最后日子，也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天。以前听人说那些肺癌患者最后都是痛死的，我有些不信，但经历了父亲的病情后，我才真正感受到肺癌真的太可恶、太恐怖了——它能把世界上所有的疼痛聚集在一起并最